



革命回忆录

二十年征程

周赤 著

革命回忆录

二十年征程

(一九三〇年初至一九五一年春)

周赤萍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七月·昆明

二十年征程(革命回忆录)

周赤萍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书林街100号)
(云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新字第0011号)
云南人民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1/16 页插 2 字数 81,000
1982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责任编辑: 甘德缘

封面设计: 吴国城

校对: 李英

內 容 提 要

这本革命回忆录，是作者二十年来参加革命斗争的一些经历的回忆，語言簡練，內容丰富。全共計十篇，反映了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五一年間，党领导的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某些片断。其中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三篇，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三篇，反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四篇。各篇通过不同的事件，描繪、反映了中国人民偉大的革命斗争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让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更具体、深刻地認識到中国共产党的偉大、毛主席的偉大，以及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等，从而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更好地繼承发揚革命的光荣傳統。

目 录

紅旗插上高富岭.....	(1)
反“围剿”杂忆.....	(9)
踏过川甘草原.....	(23)
五井歼灭战.....	(39)
被围十八天.....	(46)
大时代的熔炉.....	(60)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	(69)
辽沈大捷.....	(91)
新乡受降記.....	(107)
张楚雄伏法記.....	(123)
小記.....	(136)

紅旗插上高富嶺

苦難的歲月

我們江西宜春是一個好地方，氣候溫和，物產豐富，有山有水，有四十二萬勤勞朴實的勞動人民。但是，從我開始記事起，就看着地主、惡霸、官僚、無賴那些傢伙橫行霸道，我們善良的老百姓在血汗和眼淚中打發日子。

那時候，地主剝削農民是十分殘酷的。農民辛辛苦苦勞動一年，大部分收成都被他們奪去了；有的甚至剛交完租，糧食就沒有了。農民們掙扎在飢餓線上，不少的人連過年也吃不上一頓飽飯。我們高富嶺本來就是山多田少，地瘦民貧，加上祠堂派款，廟宇要錢，還有所謂公倉積谷以及高利貸的盤剝，農民們一年要缺三、四个月的糧食，只好弄些蔬菜南瓜糊口。碰上荒年，連蔬菜也吃不上的，不僅是高富嶺，很多地方的農民，只好吃观音土。有些農民遇着天災人禍，沒有辦法，向地主借

債，这一下什么大加五、驴打滚都来了，不弄得你倾家荡产才怪呢。萱溪村大地主刘联初就是这么一个害人精，他肥头大耳，满脸横肉，三天两头下乡催租要债，四个人轮流用轎抬着，屁股后面跟着一帮狗腿子，都挎着盒子炮，到了谁家，谁家就得倒霉。他限你午时交租，你不敢说未时，牙缝里说个不字，拳打脚踢，就像打狗一样。比《白毛女》中的黄世仁还狠毒。

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更是逼得人叫苦连天。县衙门的官差到乡下来要钱，巧立名目，敲诈勒索，除了“正规”的捐税之外，还要补助他跑路的“脚钱”、“鞋钱”，还要招待吃鸡吃肉，这些家伙像瘟神一样，闹的家家鸡犬不宁。群众见他们一来，交不起钱粮的都跑到深山大林去躲起来。但是，我们农民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有一次，有两个无恶不作的官差就被农民打死了。更可恶的是，他们勾结流氓地痞，在乡下强迫推销大烟土。许多农民受骗上当，吃上了瘾，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落得个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而这些家伙和窝主却大发横财。

社会风气败坏已极，赌博成风，盗匪如麻。走路的人都提心吊胆，一出了宜春县城，就有被搶劫的危险。从宜春到安福的道路，时常被土匪控制，过往客商不成群结队、明火执仗，是不敢过关的。有一年，我们村里一个农民上城赶办年货，回来路过厚田，被搶劫一空。另外，还有一些群众被封建势力所利用，经常发生械斗，自相残杀。记得北乡横塘袁家因为一些小事和别族起了冲突，双方出动几百人，摆开阵势，真刀真枪一斗数月，死了很多，而国民党政府却坐山观虎斗，不仅不

进行調解，反而暗里刁唆，挑拨各族不和，以便利用宗族矛盾，巩固他們的反动統治。伪县长和地方封建势力，总是互相依靠，勾結一起来压迫人民的。

革命前的宜春，就是这样一幅令人心酸落泪的悲惨图画。

暴风雨前夕

一九二九年秋天，高富岭、大岭一带来了一些外地人，名义上是一些造纸工人和学生，实际上却是革命工作者。他們白天工作，晚上就分头找穷苦农民談心，不久，他們就和群众交上了朋友。大家都很喜欢这些和蔼可亲的异乡人。接着，就展开了有組織的宣传工作，晚飯后或是劳动休息时，大家都願意围攏来听他們讲革命道理，所有青少年特别喜欢一个叫汪平的青年。他是湖南浏阳人，二十岁左右，瘦中个儿，腿有点跛，蓄着短发，眼睛炯炯有神，他很会讲话，又会唱歌，知道許許多多新鮮的事情。他教我們唱会了国际歌。他讲地主的罪恶以及井冈山紅軍打土豪、分田地；讲苏联革命成了功，沒有土豪劣紳，沒有压迫剝削，劳动人民的生活如何美好；讲穷人們翻身只有一条路：鬧革命。我們每次都听得入神。革命道理像春雨一样滋潤着穷人的心，革命的种子就这样在宜春生根、发芽了。接着，群众中出現了党、团、农会、赤卫队等組織，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秘密地、紧张地进行着。在物质条件十分簡陋的情况下，我們自己动手制造武器。在大岭河边的

庙里，我們支起了打铁炉，外面放着哨，日夜不停地造出了許多梭标和大刀，还修好了許多土炮。有的同志又巧妙地从县靖卫团瓦解来了四、五条步枪，大家更觉得有劲了。与此同时，我們还派人到县里去买做旗帜、袖章用的紅布以及手电筒和軍号等物資。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都是分头零星买回来的。这时候，听说慈化等地区的群众也发动起来了，他們也在着手暴动的准备工作，我們的劲头更大，信心更足了。

暴动的准备工作大約繼續了两个月，一切都就緒了。这期间大家又紧张又劳累，但是情緒很高涨，精神很愉快，人們見面时都会心地笑一笑，打个招呼。大家心里明白，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就要来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紅旗插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年底的一个晚上(可能是十二月二十七日)，那是宜春人民永远值得紀念的，在高富岭邹家祠堂里，宣布成立了宜春东南区苏維埃政府。宜春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紅色政权。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把祠堂挤得满满的。屋外刮着寒冷的北风，但是大家的心里却是暖烘烘的；几盞菜油灯虽不够明亮，但借着微弱的灯光，可以清楚地看見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会议进行得热烈而又有秩序。会议結束时，大家唱起革命歌曲，青壮年都集中起来，成立了赤卫队。从此以后，集体行动，吃大鍋飯，大鬧革命。我們选出了汪平同志为苏

蘇維埃政府主席，肖金山、鄒用九、鄒六九、顏德勝、熊和源、熊元恒、尹思和等同志為各部門負責人。不幾天，高富嶺、大嶺的村蘇維埃政權也成立了。記得高富嶺的負責人是鄒用九、鄒六九、尹思和等同志。不久，又從赤衛隊中挑選精干的成立了宜春東南區游擊隊。二月後，游擊隊發展到近百人，有三十多條槍。這些槍大部分是從敵人手里繳來的，有的是瓦解靖衛團來的，有的是捉土豪罰的；還有紅軍送給我們的。游擊隊員都戴起了紅布袖章，個個精神抖擻，天天出發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一天跑個一百多里也不覺得累。紅旗一插，紅了半边天，革命運動發展十分迅速。不久，新坊、南廂、洪江和安福縣的嚴台、桑田、黃蓮、車谷，分宜縣的桐嶺、同江口、李家壩、源頭等地都成了我們的根據地或游擊區，有的先後建立了公開的或秘密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三〇年四、五月間，正規紅軍也一度占領宜春，消滅敵人靖衛團一百多人，更給群眾以極大的鼓舞。蘇區擴大了，同年春，成立了宜分邊區蘇維埃政府和宜分特委（即宜春、分宜兩縣的聯合組織）。特委書記是趙浩平同志（當時化名朱子云，他是彬江人），負責人有高潮和汪平等同志。這時，豪紳地主的氣焰被打下去了，一些富農、小地主被迫低了頭，一些大地主都跑到縣城或省城去了。赤衛隊、游擊隊經常襲擊宜春，攻打過安福，擾亂過分宜。宜春縣城四周都是游擊活動區，反動派显得很孤立，靖衛團像烏龜縮着脖子，不敢輕易出城。在蘇區內，執行了黨的各項政策，群眾分得了土地，分得了生產和生活資料，革命熱情和生產積極性都很

高，大家觉得真正翻了身，做了主人。走进苏区，处处可以看到一片新气象。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三〇年九月，这是我们宜春革命的黄金时代。

对于革命的蓬勃发展，当地反革命分子自然决不甘休；他们把苏维埃政权看成眼中钉，特别是与革命根据地高富岭和大岭的人民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一有机会，他们是要疯狂报复的。一九三〇年二月间，乘游击队和赤卫队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萱溪村大恶霸“自卫团长”刘联初，纠集了一千多匪徒和部分被胁迫的群众，同时闯入高富岭和大岭地区，大烧大杀，房子全部烧光了；单这一次就杀人一百多，其中老幼妇女也不少，还有粮食和耕牛也被抢一空。但是，血腥的屠杀绝不能摧残革命群众的心，反而更增加了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增强了革命的决心。在这以后，革命形势有了更迅速的发展，正规红军在五月打下宜春，消灭靖卫团一百多人以后，又在九月打下了分宜，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

不倒的红旗

一九三〇年八、九月间，为了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宜分地区游击队被编入正规红军，开到外地去了。与此同时，红军从分宜作战略撤退，因为一时联系中断，一些干部没有及时撤下来，不幸被敌人俘虏，都残酷地被杀害了。赵浩卡 and 汪平同志可能就是在那时候牺牲的。宜分地区的敌人

为了配合“围剿”，这时也在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围攻苏区。由于这种原因，特别是缺乏有力的领导和武装力量的充分支持的情况下，革命进入了困难阶段，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根据地渐渐缩小了。到后来，除了分宜的李家壩、同江口、兰連、車谷还是我們的根据地以外，其他地区包括宜春的革命斗争被迫轉入地下。

已经觉悟了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斗争虽然残酷，但是仍然顽强地坚持进行着。当时，我們人数有限的赤卫队，为了保卫苏区，保卫人民生产，巧妙地和敌人周旋，神出鬼沒地打击敌人，經常組織几百群众，打着紅旗，背着土炮和梭标向白区游击，經常到分宜城河西示威，敌人看到我們声势大，也不敢輕易来犯。晚間，我們以放大爆竹当步枪，点燃鞭炮放在洋鉄桶内当机关枪，辟里拍啦地打得好不熱鬧，胆小的敌人以为紅軍的正規部队出击了，吓得更不敢輕举妄动了。

一九三一年三月間，我响应党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号召，报名參了軍。主席肖金山同志代表宜春东南区苏維埃政府发給我一双布鞋、一条毛巾、一块現洋，我就这样光荣地走进了紅軍队伍。三月中旬随部队袭占宜春城，两天后撤出，和国民党匪軍十八师朱耀华打了一仗，由山西口退入枫树下回到分宜，随即奉命轉入贛南中央苏区。从此，我离別了故乡，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我才有机会重回到分別了十八年的故乡。

在漫长的艰苦的战争生活里，我一直深深地惦记着家乡

和家乡的人民。当一九三三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时，我特地訪問了宜春和分宜的两个代表。他乡遇故人，感到异常亲热。从他們那里，我知道宜春的局势更加险恶，敌人越来越嚣张，他們不准高富岭和大岭的群众下山，如要下山，每人要繳一块現洋，还要保証跟苏維埃政府和游击队沒有任何联系，否則就枪决。有不少乡人就这样被惨杀了，也有少数人經不起考驗而叛变了，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在大山中坚持着游击活动。我对家乡人民的困难处境十分同情，对他們的斗争精神十分欽佩，而对敌人更增加了无比的仇恨。长征以后，我就不了解家乡的情况了，但一直是念念不忘。全国解放后，我在北京遇見了华东野战軍的一个师长，他是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坚持宜春革命斗争的游击队员。他談到在譚余保同志（現湖南省副省長）领导下，宜春一带的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我們的游击队被編为新四軍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冬，我回宜春一次，不少群众向我生动地叙述了譚余保同志坚持斗争的故事，有的拿出他們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的当年紅軍的鈔票和苏維埃政权頒发的公債券、标語、口号等給我看。革命的紅旗一直在英雄的宜春人民手中飄揚，即使在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时期，旗帜也是永远不倒的。

一九五八年七月于北京

反“围剿”杂忆

一九三一年三月，我离开地方苏维埃政府参加赣西的紅二十軍。七月初，二十軍南下赣南的兴国，和刚从福建千里回师的紅四軍合編，我被編入紅四軍十一师卅一团当战士。不久，就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

飞將軍自天而降

一九三一年五月，我中央紅軍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痛快淋漓地粉碎了二十万白軍的第二次“围剿”。蔣介石这条老疯狗不服輸，一脚把他踢了回去，又不顾命地再扑上前来，他糾集大軍三十万，在七月初又进行第三次“围剿”，并且亲自出馬当总司令，坐鎮南昌。这个匪首离开南京的时候，发表了一个什么“誓师宣言”，恬不知耻地吹牛說：“要在三个月內肃清江西紅軍。”这次“进剿”，兵分三路，长驅直入，企图把紅軍主

力包围在赣江地区加以消灭。一路上奸淫烧杀，其势汹汹。可是，他们不知道毛主席早给他们安排下了惨败的命运。

毛主席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总政委，这次反“围剿”，如同第一、二次反“围剿”一样，是他亲自领导和指挥的。

一个夏天的雨夜，白天的闷热被洗荡一空，十分凉爽舒适。部队在兴国高兴圩附近（具体地点记不起了）紧急集合，黑压压一大片人群，除了淅沥的雨声外没有别的声响。我站在队列里猜想：“恐怕有紧急任务吧！”这时只听见部队首长宣布：“现在请毛政委给我们讲话。”呵，毛政委，毛代表！多么熟悉的名字呵！我在家乡当游击队员的时候就成天念着这个亲切的名字，今天真的见着他了！这时毛政委站上一张桌子，我赶忙揉揉眼睛想仔细看看，可惜没有点灯，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能借着微弱的光线隐约看到他那颀长高大的身影，和随着讲话不断挥动的有力的手势。我记得毛政委首先讲当前的形势，要求大家对蒋介石进攻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有足够的认识；他接着分析我们的优良条件和敌人的弱点：“红军刚打胜仗，士气高涨，武器弹药得到了补充，作战经验更丰富了，特别是我们有根据地，人民条件好……；敌人这次‘围剿’的兵力虽然比我们大十倍，武器好，还有飞机配合，可是远程跋涉，士兵疲劳，两次‘围剿’失败，士气低落，特别是根据地人民反对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援。只要我们沉着、勇敢，机动作战，一定可以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最后毛政委对我们说：“同志们，多

打几双草鞋，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子丢掉了。不要怕走路，我們走是为着打，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苦头，拖垮了，我們就有把握打胜仗。”毛政委讲话很安详，声音深沉而有力量，像阵阵春雷滚过长空，給我們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战胜敌人的无比信心。毛政委讲话以后，部队首长宣布一个紧急战斗任务：根据情报，敌人有一个高级指挥部从永丰来兴国途中，据说，其中可能有蒋介石，命令部队立即回去准备出发伏击（后因情况变化，部队未行动）。在跑步回营房的路上，我心里特别高兴：一是总算見着毛政委了；一是刚参加紅軍就捞着打蒋介石，要是这一次活捉住这个坏蛋，那才解恨呢！

这段时间，紧张、热烈的备战活动和行軍結合一起进行，部队一停下来或到了宿营地，我們就忙着准备干粮，擦拭枪弹，特别是每个人都按照毛政委的指示，准备了满满一袋子干粮和三、四双草鞋。我不会打草鞋，就和同班一个小鬼“換工”，他帮我打草鞋，我帮他擦枪。我把枪里外擦得雪亮，放一张白紙在扳机处，从枪口望去，枪筒里面閃閃发光，子弹也一颗一颗仔細擦了；他打的草鞋不但结实而且漂亮，鞋尖上还系上一对鮮紅的纓纓。后来，这些草鞋在連續三个月的行軍作战中，給了我們很大帮助，特别是走山路，草鞋发挥了它独一无二的威力。本来紅軍战士大部分是在山区长大的年青小伙子，走路是家常便饭，穿上輕便的草鞋，爬山涉水，更是健步如飞了。

事实証明，毛政委提倡走路，真有无穷妙用。紅軍的走路，

对于白军来说，是比飞机大炮还要厉害的武器。三万红军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引得敌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闯乱撞，东奔西跑。敌人要找红军决战连个影子也见不到，等到不防备时，红军又突然出现，给以袭击，真个像毛主席形容的词句：“飞将军自重霄入”。这次反“围剿”，我们先是把敌人从富田、兴国一线引到东面的莲塘、黄陂，在这里吃掉敌人两个整师和两个整团共三万余人，等敌人大兵围拢来时，我们从包围圈中一个二十里空隙的大山——尖岭脑偷越过去，又从东折回西面的兴国地区。敌人在黄陂扑了一个空，不知红军去向，隔了半个多月才发现红军尚在兴国地区，于是又掉过头来，狗颠屁股似的往回赶；这时红军已休息多时，养精蓄锐，准备战斗，而敌人却被来回拖得精疲力尽，不堪再战，只好灰溜溜地退却了。敌退我追！我们一口气就在方石岭追上了敌韩德勤的五十二师，打了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是一个上午，一场暴雨之后，仍然下着蒙蒙细雨，满山云雾弥天。敌五十二师拥挤在方石岭山谷的路上。我们迅速抢占了四周的山头，居高临下，把敌人团团围住。听见追兵的枪响，敌人早已乱作一团，争先恐后地夺路逃命，又喊又叫，个个弄成泥狗一样，帽子、鞋子、枪支、弹药丢得遍地都是，可是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财物还舍不得丢，有的背着鸡鸭，有的穿着女人的花衣裳，什么怪样子都有。冲锋号一响，我们高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口号猛冲下去，一下子就把这个师搅得